

國粹叢書第三集

留都見聞錄

國學保存會印行



3 2168 8961 2

留都見聞錄原序

池陽吳次尾先生文章氣節推重海內余嘗神交于四十年之前明叅先生倡義與新安金正希先生同時死節其忠義之氣炳于日星康熙庚申

天子命詞臣纂脩明史令嗣子班慮厥考之大節湮沒弗彰携墓志走京師乞載筆諸公錄殉難事旋里道出任城以先生手錄畱都見聞示予蓋殘編斷簡存什一於千百者也先生著述有樓山堂集諸稿行世其立言之不朽不僅見之於此而錄中所載南中山川園亭科舉興廢盛衰之迹皆有深意存乎其間嗚呼觸境厲感目慨繫之先生之蓄積素矣此其所以仗節死義卓絕千古歟亟登之梨棗以見先生平日之用心並以見子班不忘先人手澤之意云玉峯葉方恒學亭序

余年八九歲祖父挈來金陵僦宅成賢街蓮花橋下後隨先大人省試率三歲一至以爲常其最盛莫如己卯壬午兩年己卯廬溧陽宋憲副鷗天別館

是歲遂游樓山夫子門下夫子則厲鄒滿字閣子崧厲驚峰寺者壬午秋也甲申秋先大人會遘鉤黨禍與夫子倉皇去金陵居一年夫子慷慨仗節死先大人亦鑿坏墮戶足不至南中者十餘年余嘗子身獨游旁皇冷城桃葉間欲問兒時巷陌往往迷不得其處所云成賢街舊宅已轉徙數易主其他宋氏園亭鄒氏閣子及驚峯諸舊厲盡滅沒荒烟斷靄中徇悅至不可問蓋人世滄桑而歲月之不足供把玩也遂如此庚申夏子班聞史事來燕昧予以夫子是編發函伸紙頓還舊觀蓋自乙酉迄今已閱三十餘年其間盛衰興替之故有不可勝言者展東京夢華之錄撫清明上河之圖白首門生清江故國予能無愀然以感而惓然以悲者乎因題數語於後而歸之陽羨受業門人陳維崧其年謹序

次尾先生箸書自樓山堂集外如剝錄復庚辛壬癸錄續觚不觚錄皆有關國是足裨史乘然洊更兵燹或全或不全故世傳者甚少茲錄則先生厲居

金陵時紀一時游覽見聞事雖偏部短記可以徵今昔盛衰之感固足傳也子班間闕闕下既上先生事狀於史館期爲先生不朽計歸復梓此帙於白下其書所存者僅山川園亭科舉三事嗚呼山川如故也園亭之盛已多爲荒煙蔓草至所謂科舉者前代之用人得失不知幾反覆於其間至己卯之年乃欲於副榜中隆其選以得士夫不能精求用人之人卽旁求以廣其途亦奚爲哉亦足以慨矣溫陵後學黃虞稷俞邵謹書

余幼讀樓山吳先生書錄其議論高其風節勃然興起泣然淚下幾四十餘年所矣歲庚申

天子詔訪逸才臨軒策試賢師相推轂薦牘凡通經學古宏才淹貫之儒無不擢列史館纂修明史

特敕崑山徐葉兩公總其成潛菴愚山莒文其年闈公稼堂諸君子咸任其事夫集龍門扶風涼水考亭於同館生直闕文辯難徵實必有較勝古人者

先是移檄督撫取先生所箸剝復錄三大征本末續嘯不齟錄樓山堂集朝野爭購之如百朋異珍令嗣子班策蹇長安狀投闕下道過白門篋有畱都見聞錄一冊山川形勝園亭勝迹科舉穩事臚列無遺夫世之衰也禾黍狡童國家大事一寄之豪放歌飲間流連感慨以寫其憂思憤激之情故時當大變王法絕而人心存朝廷亂而草野治忠義仗節視死如歸者不數見慨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惟賴先生一人持乾坤正氣一切禍幾亂萌往往靜觀游衍洞悉幾微綢繆至慮多載之稗官野乘是錄蓋用意深遠矣然祖父之功業文章不得賢子孫之紹述雖美弗彰况銷磨蕩滌於水火鋒鏑者也子班淹博豪俠見重於名公巨卿詩古文詞傳播於學士文人咸以瞻其丰采爲快事所箸有讀史漫筆一評一論感慨係之一事一人黜陟厲焉將次第問世以成一家其新亭之泣蓋有愈於子夜之歌云金陵後學蔣先庚震

青謹序

留都見聞錄

原目

山川

園亭

科舉

器用

服色

時事

音樂

今日

山川

科舉

人物

官政

書畫

交游

寺觀

宴飲

園亭

河房

公署

官政

寺觀

服色

時事

按原鈔本分上下二卷卽今日之九事也山川園亭科舉三事爲上卷先生之子孟堅所梓自河房以下六事則先生之孫銘道續得者具詳後記中前序四篇皆紀上卷爲子班作若下卷之六事得自雍正庚戌去前梓上卷之庚申五十年作序者皆不及見也河房疑卽原目之音樂公署疑卽在原目人物中蓋未成之帙云同治三年甲子當塗夏燮

增記

留都見聞錄上卷

貴池吳應箕次尾

順德鄧 實校錄

山川

古稱建業爲龍蟠虎踞之地此形勝之說也其地山川清麗可恣游玩者甚多雖跡之盛衰名之顯晦今昔紀載各有不同要之爲各區勝槩者可指而數也予以登臨所至輒爲記之俾至此地者可向予錄問津卽足跡未及而有勝情者安知不以此爲臥游乎

鍾山爲祖陵所在凡舊志所稱諸名蹟今不敢搜討矣其山雖無拒日蔽雲之峯然而朝嵐夕翠瞬息殊觀雨過晴初煙霞異色若在秋冬之際紅黃斑駁爛然雲錦如亘天地真奇觀也予嘗自太平門至攝山又自朝陽門至龍潭皆循山東西行數十里觀其起伏曲折蜿蜒盡勢稱之爲龍豈爲虛語清涼山在石城之東岡嶺相接而山獨秀起山顛甚平衍四望廓然古翠微



亭今圯矣雖更有作之者亦未幾輒廢予嘗登山北望見長江一綫帆影如鴉而六合諸峯直可提挈至城中嵯峨鳳闕烟樹萬家指點分明如現紋指上此山前後左右爲亭園祠院者不一縱步所之景物俱給要從寺後登山斯爲大觀耳

雨花臺山不甚高躡蹬而上可以藉草爲褥又距南城甚近故春秋之間遊人最衆布幔茶爐不移而具翠袖紅粧亦時掩映其間而山麓有甘露閣故李太白遊處也張氏祠堂在焉長松彌於岡阜每棲息其間覺天風海濤近生几席昔兀朮登雨花臺城中秋豪皆見予嘗謂棄此山於城外亦爲失策木末亭在城南梅岡之右方正學祠堂之後亭也從山脚至祠前引眺不減雨花而報恩寺浮圖金頂如日影之蕩於趾下耳至亭則俯視萬松亦如寒江之湧翠浪

赤石磯在聚寶門外西天寺下河干之南岸也岸皆林樾尤多石榴林杪通

街爲居人鱗次而磯以隔林遂覺靜窄其石大蔽數牛橫瞰水面河流洄湫  
其下故名磯焉予嘗避客舟中繫舟磯側者半月石上有鍾伯敬王永啟二  
主政題鐫字今已沒其半時盛夏水漲予舟就蔭而休晝閱游舫夜聞漁唱  
至三更月出披衣起坐四顧悄然但有林影歷亂涼風微生覺成連海上卽  
近在人間又或觀書石上濯足溪旁遇大風雨則掩篷酣寢可謂至適予有  
大雨臥赤石磯詩又有城南舟中東應試諸子詩蓋已卯六月也予游處南  
中二十餘年常以此爲生平快事銘道注鍾刻石埋我于此四字先公有湯  
薦元假舟城南詩實應真吾友輕航許乞  
居何殊割郗宅況載入關書我有乘桴興人誰  
作楫須賊氛看擾攘逃野意何如卽此事也

莫愁湖在江東門內湖有亭有舟然爲魏府中有故游者罕至兩岸松楸成  
列邱冢纍纍予嘗秋深過之殊覺瑟瑟列而湖曲亦萑葦蕭然大有江汀澤畔  
之意

烏龍潭爲兩山之水所匯又居城西隅與市喧相遠故爲幽勝從靈應觀山

上玩之則林軒環於潭岸而一碧泓然儼一小西湖也此潭在城中以水可蕩舟爲奇近皆種荷荷盛則潭淤不堪鼓棹矣雖花香可愛而秋冬後殘荷彌塞令人意盡

後湖古元武湖今在太平門外此鍾山之水所匯也而又爲幕府諸山所環故聚而爲湖中有五洲別島今爲冊庫之地罕有察其處者然從城內覆舟山一帶觀之猶可指點分明耳鍾山踞湖之左亘以修堤山光水色遙相掩映三法司在湖南岸近岸皆種荷花亦清漪滿目其堤俗呼爲孤棲塹此爲罪人過是堤者言也其實左山右湖樹陰成列雖不及十里六橋而噉上陽斜可以延觀縱步

謝公墩在冶城之北永慶寺之南去北門橋尙有數里最爲城中僻處其一帶皆山至此迤邐直下雖突而坦此當時所爲名以墩也墩只餘松樹一叢耳地雖以人重要無層岡深壑若風氣和朗與游屐最便

青溪與桃葉渡相鄰爲六朝鼎族夾居之地其故址今皆不可復識惟南岸循溪直入有水一曲今爲官塘十年以前一片荒地而已今隨塘直曲皆列籬垣而有數屋瞰水者柳垂藤蔓大半皆清客畫師宅也予嘗賃居其間最爲清曠有堤塘直逼鷺峯寺後相傳爲古放生池割青閣故址不審其形勢正復似今否也

覆舟山從山斜登取徑蒼鬱前有教塲之曠背則俯後湖挹鍾山備登臨之美矣從城迤行過雞籠見國學梵宮高下盡勢登觀象臺觀渾天儀嘆元人制作之精從山後直視金川門一帶以至清涼門皆連岡接塢村原相望自鼓樓岡以下始有居人之盛

攝山望之不覺爲奇然入之甚幽南中之第一勝境也其中殘碑舊塔石磴流泉脩篁古木不能盡記予獨不喜鑿石爲千佛嶺耳往在杭州游天竺甚愛其石而恨爲揚僧所損有生憎鑿佛傷天巧之句今於此山亦然然未可

爲俗人道也紫峯閣縹緲如在雲際天開巖中通一線危峻令人縮足至層  
疊浪嶺下視亂石真如海波怒沸枚生狀濤曰徒觀其水力所至亦卹然足  
駭

燕子磯從江上望之真如一燕翔空耳登山踞頂直視大江見波濤洶湧咏  
太沖振衣濯足之句使人氣壯予嘗阻風山下者七日日與客釀酒臨江有  
賦得大江流日夜四首惜佚其詩又嘗於五月十三日往觀關會見士女上  
下山者勢如蟻織炎蒸氣穢令人作惡然南中人自此日外而登山臨流者  
亦甚寥寥

牛首山從采石以下江中望之直如牛頭昂於天表至山轉不肖所云天闕  
者其石亦高下不稱古人錫以牛名蓋有爲也銘道注原稿此句下有登其  
顯山勢五字則此條乃未盡  
文之

園亭

南京園亭見於紀載者予訪其迹十不得一近時所營不過累石爲山畜汙爲池軒楹著丹花樹成列其實結構繁蕪不足厲目求其岩壑自然與林亭深曲者殆未數數也若夫倚山臨流升高引下古木修篁敞亭窮室花石位置之精圖書藏蓄之富兼之主人好客高朋勝士不絕於坐者雖一京之大固未之前聞矣但就予游涉所及別其稍勝者紀之以備後人觀覽之助至於人居第之中亦有林池木石雅足賞對者以其不堪登臨故不錄也

六部各有園皆爲之不及百年禮戶二部俱在洪武門之左禮部有傲亭可憇戶部有高樓可眺亦引水爲池恨疏鑿不得法耳予親見園中竹樹時爲堂官斫取又衆以傳舍視之不久廢圯矣刑部有白雲高處在太平門外地據鍾山之支彌望蒼茫亦堪引目

公侯園如弇州所記錦衣之東西諸園魏國之西南諸園齊王孫之開春園

武定侯之竹園共十有六處今或圯或廢或易主去弇州時未百年已無多存者矣唯西園鳳臺者屬之桐城吳氏六朝松固無恙也主人避客如仇至今遂無談及者魏國園在新橋西者亦名西園壯麗如昔東園鄰教坊者獨廣亭在耳其池流可接青溪使葺治之尙爲勝地銘道注魏園在新橋西者一二東園歸大宗伯黃岡王吳廬先生予數至焉自甲午後不到南中者幾二十年今不知誰屬矣

士大夫諸園如姚憲副之市隱園則弇州所紀也有市隱園集皆隆萬間名人詩文此稱南中最勝者予嘗雅集其中陳几挂壁猶多舊蹟酒酣泛舟於池上月色荷香掩映上下致足樂也獨其園址廣廓收拾爲難將來恐有割據之勢

顧鄰初太史所記南門武憲副園聚寶門外王貢士園顧司寇之息園予嘗跡之而已數更主園之存廢不可問矣卽予所見諸園十年之間主半非其舊興衰之際輒令人念之黯然

半山園地以荆公得名園又爲焦太史物且朝陽門一帶窗列遠岫庭俯喬木而據此營墅不獨登臨之美亦可憑弔繫之矣然距西南稍遠人多不至又園亦漸圯十年後正未知景物何如耳

朱少宗伯園在朝天宮之左偏者林樹翳然已而易於金壇于氏其所稱小桃源者尤爲勝地予嘗自謝公墩池邇至其處遂有卜居之心惜今亦易主矣不獨園也朱之書畫玩好甲於南中今皆蕩析不存予每過其所輒增惋歎

余中丞世爲宦族其園有數處而在烏龍潭者爲最蓋其山光水色皆几席間物城中得此爲難耳近時又有陳中丞金太守皆築室潭岸且置畫舫以與余爭勝又唐長史齊王孫等皆有宅枕流面山雖復數椽可以延貯清朗卽不爲園而山水之美此其都居矣

杏花邨一帶園之淵藪也而人甚侈顧家園其基鄰鳳臺洵爲勝地但規模



布置亦覺未稱此其意不在園者而園實因之

南門許會元家對門有園雖不甚大然亦營有丘壑予嘗以謁客數至已居非其主矣

南門富室夙稱韓任韓方伯有數園其傍居室者壘石甚多石亦有奇者然殊無位置今已易主矣任氏亦有數園而鄰鳳寺者為勝其園舊為陰氏有而任得之槐榆百尺枇杷松柏皆已合抱蓋數代物也任賣於四川劉用潛明府劉造居室其中極為精麗工未成而劉病自知不能守也嘗語予曰此園惟有福有趣者可居若以屬子吾死亦瞑目其如子貧何今劉已死矣予過其處輒有西州之痛未一年為壽州方所置銘道注方孩未先生身後歸同鄉鄧元昭太史名萬竹園其第五子助教熾六子貴池司訓煊居其中每年筭價可五十千果卉之屬可五十千嘗延畱予者十日然貧甚園亦漸圯矣青嶺堂額為陳百史先生書陰氏一云哈

南門內右手傍城名紅土山有賈家園園依山為之穿林拾級而入則酒杯

在睥睨間登其亭榭蒼茫平楚視江流如帶其一石瞰池生者紆敞可步諸園所未有也惜園已漸圯又多爲人賃飲游者雜遝不堪久坐

中城街有楊總兵園予數會飲其處亦有廣軒曲池要無大致又弄中諸園胡氏有者爲吳人所壘石較諸園假山此爲差勝胡素封不樂交游故園名不著

國子監一帶絕無園可游小有園在石橋者故某令所爲也予親見主人鑿池種梅梅開甚盛未幾過其處則主人死而其孫列爲茶肆矣且聞此令生平好刻書書板盈屋然園旣如此何有於書哉

水西門內有蔡家園松江富室蔡姓者所爲也今屬之貴州蔡憲副有廣池曲橋亭軒交錯芙蓉開時憲副飲予其中亦覺錦綺奪目

自清涼門北至金川門山阜相接其爲深林闊塢幾數十里得一畝之地垣而園之即可名園矣予嘗於春月間由烏龍潭斜穿鼓樓岡見人家籬落皆

有桃花覺桃源雞犬即在輿足而清涼山後有卓氏莊雖未經營若拓而治之可爲名園又嘗由金陵寺側見某指揮居其後園竹可數十萬每年筍價百千亦一異境也

馴象門一帶茂林脩竹處處可以爲園而成觀者實少至塞洪橋有芮家園屬楊龍友者卽古白鷺洲處也平疇綠埜可以游目騁懷園中有池有堤亦可觴詠但其亭臺纖狹原是富家兒所營者不足副大觀也今屬之商城周方伯

牛首山下王家園其主人故爲縣令有好事名營山鑿池有松塢花榭之盛其軒窗亦開廠盡勢但冠蓋錯遊主人應接不暇園亦能斂人矣今主人已死予以游山與數友偶過之其子倉卒具飲甚感其意

科舉

予往見金陵瑣事載科場事至萬厯己酉而止蓋是時予亦以童子應

考旬容矣壬子予守制乙卯至京而未入塲自戊午至今歷塲屋者八次矣曾作南都應試記一冊中間所紀事頗詳追憶記之亦足繫人感慨云

乙卯七月間張差事起舉國闕傳以神宗皇帝深拱二十餘年一旦御殿召對士大夫無不欣爲盛事而予鄉劉御史以奏對失旨下獄凡科舉之士皆云一篇絕好文字卻被他人做去然予是時未深諳國事已心知劉甚以被患爲倖後三案興而二劉卒爲梃擊樹幟時有云一卯金刀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卽此也

戊午八月遼東難發矣予猶記一友云國家將有數十年兵禍時國家全盛予以其言爲妄今果驗云

舊制頭塲入闈爲八月初九時以主考失期遲一日然先是壬子則失期半月矣頭塲題爲子路問君子至修己以敬先拏夾帶監生陳某搜其文則實

符是題也此明爲主司關節之證而監場未有論劾者

故事入場士子自備燭硯水注上科府尹爲嘉興黃公捐公費爲辦給多士誦之以至今遂爲例初時炬皆精堅徹夜不能盡一枝後此惡濫充數士之敏捷先交卷者雖有半枝一寸官猶奪去

南場之通關節相傳有年而下四府爲甚相傳武進宜興金壇數邑尤工是術謄錄多家人門客書寫精楷又其縣較諸郡先進主司取數既滿則他皆盟之矣又先度推官知縣資俸必入簾者預爲結納不則代營入簾取於相報種種弊竇不可枚舉雖以嚴察之監場精明之京兆亦不能革予少聽人言意以爲妄此科榜發据予所知實有數人嗚呼可嘆

是年京兆先出儀注分派鼓吹迎導三人每舉人六名預先兩日習之城中喧日迎假舉人可發一笑

往年南京十四府共一提學至場期則使者至南京坐察院以觀士子進場

之後往謁猶掣簽點名使其守揭曉以觀鹿鳴之盛自乙卯分兩督學而上江文宗以上江二縣非屬邑不奉供應遂不至京故士亦場畢遂歸而鹿鳴赴宴者不及三之一矣是年上江督學爲岫巖周公猶至京點士如故云

辛酉程文墨卷無一可傳者以主考司房知文者不能一二也相傳關節較前科更甚

甲子七月南京傳楊大洪劾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幾於家鈔戶誦是時覺忠義之氣鼓蕩一時今不可再見矣主考爲李標姜逢元解元爲金壇周鏞鏞後爲禮部膳郎以齎捧抗疏削籍歸授徒明道論者以爲前有顧涇陽後有周仲馭南塲因赴宴者少鹿鳴宴皆以銀造猪首雞鵝之類始於戊午後遂相沿爲例

丁卯入闈之時正璫禍張熾之際監生樊元修爲首具呈建祠然首其事者實有數生半係浙人後蔽惡於樊耳主考出題媚璫予在闈中見易經首題

大爲咋舌蓋璫擊方封甯國公而題曰萬國咸甯耳又見逆黨之子如某某輩在場中出入號房巡綽官不敢詰至今思之猶有餘憤時主試爲張士範陳具慶監場爲劉漢皆附逆璫者也是年周應秋之子應試南京厲門帖金壇周三大字至踰尺而周錄果爲岑之豹所中後雖論革然國家功令亦被此輩壞極矣

銘道注周錄原稿誤作崔鐸乃是年北京中式論處者

○逆璫以甲子程文多所譏諷

是年革程文不用

時上江督學浮弋賈公最號得人亦肯破格收士子曾見溧陽某某遞建逆璫生祠呈爲賈公所呵斥時服其正予嘗謂賈公不幸爲諸小人所用耳移宮一爭原可與楊左並存大義而出山二疏遂至自相矛盾以卒蒙惡聲不然當熹宗彌留之日南中去京二千餘里而首劾逆璫者賈也使無攻楊之疏豈不始終正人哉

庚午主試爲姜公曰廣陳公演司房亦多名人號稱得士榜首爲楊廷樞一

時爲士論所服記闈後予輩同社三十餘人數爲高會張溥謂予曰今年十舉其七猶爲缺事然亦十舉其三矣如辛未吳會元偉業楊太史廷麟陳司理子龍王吏部重吳大令繼善錢兵部位坤吳刑部克孝而許元溥鄭敷教陸垣李黨吳應筭等皆是年所舉士也然是年以通關節中者實多相傳惟甯國太平揚州三處各賣數人○是年監場恐看卷官作弊使經房探鈎分閱不拘本經而弊不易止且此法久之愈使作弊故數科以來士子失經旨者多得命中且無論其他矣

癸酉忽行限字之令過五百字者不錄故是年南塲所取多庸陋枯竭之文而榜首爲予鄉人最不厭士心考官丁進蔣德璟丁大千物議國中口語藉藉所不忍聞然丁實鄙人闈事竣雖椅棹碗碟皆爲載去最可笑也銘道注是科解元石隸桂伸時首題爲生而知之者上也所取士多切君德說自丁卯媚璫後科場題不獻譽人主則歸美大臣此世道人心之憂也



是年舉人以磨勘被斥者數人而司房被論降處者亦有數官雖存公道其實未盡然南中科道發科場之弊者無一人也猶記通州范太蒙先生私草一疏使予言之鄭司農以風之各部屬鄭公曰周仲馭去矣部屬中求此等人何可多得○丁爲首輔溫體仁私人故科場有所恃而作弊次年亦爲北科道論歸

和州生員杜某領出廢卷則二三場俱非其文矣而其卷又黏於取中曹某之後不知彌封謄錄關防何以錯誤至此時南中各衙門多知其事而和州生亦曾爭之當事矣然杜無力而曹有力也事遂寢由此推之南場之弊可勝道哉○頭場貼出謄錄作弊及文字關節者十有四人大都皆下江富貴子也監場出示謂行文督學究治後事皆寢然則人何憚而不作弊乎

丙子臨場正聞北警南中出兵勤王又譌言不一諸生一日數驚後聞之皆逆案中人幸國家有事造爲蜚語以搖動人心至今思之可爲寒心

時闈中至上午始得題次日至下午始完場皆前此未有也自戊午後場事怠緩一切陵遲至是而極矣時主考爲李建泰王錫宸發榜半月後試錄尙無序文及程式論策而使知名士張某周某爲之二人又轉行情代委之予所知之腐生場事尙可言哉聞之前輩程式論策多館閣預擬惟序文經義臨時自作或乞司房有名者代筆要皆隨作隨梓至揭曉之次日卽有成書矣而此科獨遲滯若此亦一異事也

南場自賄賂公行弊竇百出司房諸公既憚閱文又夾袋有人所舉但取充數卽棄卷不厲目矣卽予一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動一筆封識如故雖卽此是數然此輩之罪何容贖乎

已卯闈事之怠緩猶之丙子也主考爲張維機楊觀光張旻不省事所出論策題皆淺俚不成文爲通場士所笑榜發皿字號中式者少舊額五名諸監生刻揭攻詆且圍貢院而譟之主考慮禍先出檢舉一疏冀以塞後議也然

聞與監生爲首者已陰有所解矣

次年陳啟新論發科場之弊指摘淮安舉人王某一時快之然陳不過脩本  
鄉之怨所劾非實而南中諸弊百未及一所指者亦十未及一也南中科道  
監場不無扶同或曰諸君爲副考地故并恕正考然亦可見士風矣往時申  
時行王錫爵在位其子壻才皆可中而高桂饒伸諸公劾之不遺餘力無非  
尊朝廷惜人才護持功令以明權臣之不足畏也今科場弊端極矣而在事  
者以私交情面忍嚙不言且無論古人視萬歷時諸公豈不重可愧哉○後  
又一年下江宗巡按論劾靖江陳本叔亦及科場事蓋謂太倉某舉人也後  
以人解救得免然陳所舉士爲榜首周鍾大爲士論所快

上江督學爲金公蘭最號得士以予有條陳數移文京兆監場釐革弊端然  
已極重難返矣蓋使司房者皆清操有守之人弊何自出卽不然妙選知文  
之士亦可救一二而拘於地方資俸且先費營求取償場屋於是主司旣元

黃昧其目又孔方亂其心彼且先有關合又相對換雖有廉明之監察公平之京兆亦何益乎故南揚聘取考官之法不變而曰云革弊是止沸而揚火之故智也

是年首題爲寬則得衆四句句容錢令語予曰場中求一脫格文字不可多得予問如何是脫格曰不拘定四比耳因思墨卷中有串作者有散作者有作四股八比者且有重首一句者此皆當以失體劾斥而場中反以不多得爲憾豈非變事乎

先是七月武陵楊相以拔貢保舉多臆士欲於副榜中隆其選於是中副榜者刻錄設燕亦稱正榜爲同年而車服炫耀入里門持刺拜客且刻硃卷諱副榜而曰貢舉生大可笑也

於戲此余先子儻居畱都時所紀也錄原稿十三卷今僅三卷亾弟稚圭手錄藏諸篋余覽未竟潛然出涕因嘆乙酉間先子生平撰箸盡散兵燹

之餘幸稍存什一於千百癸巳歲袁州張芑山先生家陵陽蒐訪先子遺集捐橐合四方友人之資梓樓山堂前集集成行世然猶有散軼未盡梓者今方掇遺補缺圖重鐫而未逮此余所以盡然悲也況三復是編知明季之盛卽衰運之所伏人事之變卽國勢之所終讀者其亦重有所感矣

孤子孟堅

按此三事据書後原稿作三卷先生之子孟堅家藏至康熙庚申自燕中歸梓之白下原序四篇蓋其原梓之本也後五十年爲雍正庚戌先生之孫銘道續得六事乃合原梓之本分上下卷此其上卷也夏燮記

留都見聞錄下卷

貴池吳應箕次尾

順德鄧 實校錄

河房

南京河房夾秦淮而居綠窗朱戶兩岸交輝而倚檻窺簾者亦自相掩映夏月淮水盈漫畫船簫鼓之游至於達夜實天下之麗觀也冬間水落河乾則一望河亭惟有木樨蟬列耳令人意盡飲河亭及河舫者久之亦如飲市樓爲可厭固不及城外河流可以縱其所如而亦時有林岸葦曲可以領清音厲曠矚也但自予所見亦有興廢盛衰可資感慨自水西門水關達內河兩岸荒陋至下浮橋有汪姓者河亭內豎石甚奇在南中不多見也而皆不及數年房主五易矣其石不知存否

上浮橋余學士牌坊上舊有園基沿河砌石甚精瓦礫中有紫薇花開時甚麗惜未有營爲亭者

過南門橋南岸有住家河房疊水石爲亭此爲一帶僅見者未五年則三易主矣

翔鸞坊有蔡弁河房堂閣頗精中列盆花甚茂後爲河南任子所買此弁廢著爲范大司馬營居司馬曾稱其高誼

武定橋以上河房漸有可觀北岸有王氏梅氏但稱壯固耳其扁聯多貴官題

文德橋下有徐府河房甚壯麗然秉燭督工種樹移石成之甚速而臺閣亭園不名一處

過學宮則兩岸河房鱗次相競其房遇科舉年則益爲塗飾以取舉子厚貨最著者有瓜洲余家河房不過亭臺寬敞耳庭前有白木槿可觀後亦殘廢過貢院南岸有齊王孫河房垂柳成陰最宜消夏而又有新構者其牆甚峻或嘲之曰此原高牆中人也

青溪有黃公祠蓋祀予貴池黃侍中也舊有河房以官物故速朽戊寅年武進唐祠部易木爲石頗堅麗祠中祀有石影蓋侍中翁夫人將赴水時淚滴塞洪橋石上結而成之者也高座寺僧以爲觀音供之數代一日示夢老僧言其故至崇禎癸酉始移置祠中天陰以巾拭之則一像儼然固知血化爲碧非虛語也祠堂前樓凡部官到任有宿其上不潔清者夜必多崇陶英人儀部爲予言之

金陵柵口有五柳居柳在水中罩籠軒楹垂條可愛萬曆戊午年一僧賃開茶舍惠泉松茗宜壺錫鐘時以爲極湯社之盛然飲此者日不能數客要皆勝士也南中茶舍始此

桃葉渡河房皆舊家物近爲山東王戶部所買荒歲窮冬大興土木自非計臣筦差者不能爲也其房近水一帶雖設窗櫺實皆釘錮後聞戶部蓄妾數十皆與爲仇王性慳吝懼羣妾不免凍餒至以得死爲幸於是室中塞井鏽



窗慮其入水自盡也未幾戶部以管兌折糧違旨下獄

過淮清橋南岸有河房廣軒巍閣可謂宏麗主則一總督書辦耳以胥役而為帝居無論放肆彌分若不侵官作弊何以有此物力未幾而胥已抵罪居為內監所置

釣魚巷河房數所皆內監王孫物己卯歲歸德侯朝宗偶寓於此狎一妓一日妓之衣被皆以蘆灰畫字其上妓怪之而粧臺鈿合則忽於空中擲下矣或謂其房後芭蕉作崇耳盡去之而擲物如故後移之舟中怪遂絕

近水關有丁郎中河房丁為予貴池人以南京河房不過以軒闌競麗耳特出新意於堂外設屏豎石數片而栽竹其前亦翛然有致銘道注了名繼字介之相國家子

過水關有黃戶部河房此故為徐府亭園也而黃益拓之沿河幾半里皆甃石為址琢磚為垣戊寅秋間工作者凡數百人時黃方管鑄差而恣情土木游者無不笑以為愚而其人不悟也工方畢而下獄官為估直變價計其居

房未及一歲

大中橋上有南和伯河房內窳於路外逼於河僅橫列亭榭耳然結構不俗復成橋以至珍珠橋河房零星矣然短葦長楊之間卽有小亭亦爲勝境南京河房佳麗者近有三變二十年前皆本京富貴家所有四方人士置者十之一耳十年以來爲本京有者十無二三數年以來非任子稅差官所買十無一二而已可感可感

公署

南京各衙門已大非國初之舊然觀其故址亦可想見當時制作氣象六部司屬公署零星狹隘若刑部諸司幾不蔽風雨矣惟各大堂公署有足紀者畧識一二

府部寺衛等大堂俱夾營於正陽門之左右五府最寬敞門堂不改而墻垣多圯矣各部尙整齊入門視階前古柏彌令人有森肅之氣惟宗人府則蕩

然僅存門柱

三法司衙在太平門外較城中尤巍侈後園大墻幾於包蔽後湖今皆圯矣惟出門過堤左山右湖而法司居其間又制度宏敞便覺祖宗法度有凜然不可犯之意

刑部大堂較城中五部大倍之都察院大理寺差小於刑部然皆巍觀也階前古柏森鬱廳事後雙桂合抱秋時花香繞室坐其間眞所謂白雲司矣十三司廳事分列左右階前多蠟梅亦最大出則有後湖之蓮可觀覺人間園亭直盈沼中物耳聞諸官惟浙某每出太平門便步行隄上謁堂後必婆娑盡日方歸又江西鄒南臯卽於司中讀書或數日不歸蓋其謫居時也

都察院河南道中牡丹稱獨盛觀其枝幹蓋數百年物也河南人云牡丹每歲接種則花大而本大者花反小然似此又當別論人家園子中決無百年之花故爲奇觀十三道相列猶之刑部以御史之居自爾壯麗

京畿察院在法司之後清肅甚於在城者其中桂樹獨盛亦以官不時居且墻多圯

### 官政

南京仕國也先朝以吏治著聲者甚多萬厯以後承平無事士大夫以南中爲左遷都不復事事即賢者亦多無可述自海內多事士風較往稍變近以口再入關又所在寇起道路多梗物力亦耗而仕於輦轂者又多得罪於是爭以南秩爲仙吏然南之難爲亦倍屣於昔矣

南京操江實爲重任前後居其官者皆平平無奇烏程唐世濟時稱振刷然所募新水營兵七百名爲健卒其實即盜也有一舉人爲上河巡兵所劫詣唐直責曰兵爲盜則老先生爲盜魁唐爲氣沮立梟數卒

乙亥丙子江北爲流寇所躡乞援操江賊去則兵來樓船鼓吹徘徊南岸而以追賊見報矣

都察院自海剛峯後南中能舉其名者少矣予所見賢者多在此任然非贅居卽借道而能表見者少矣陳公於廷當逆璫摧折之後首起是官又適值京察激濁揚清士論歸之後復官北總憲人以爲不及南云

南京大僕寺在滁州士大夫無能舉其一官之名者馮公元廳在任時東南賢士無日不相造而公亦應接不暇人以平津邸第在豐樂醉翁之間

國子監司成如先朝陳魏不可復見卽近代馮夢禎王圖以舉業造士郭正域以禮法肅人皆有賢聲後士與官皆非當時之舊矣己卯周公鳳翔爲司成至回拜監生人咸異之及吳駿公偉業爲司業適有積分之事吳促予入試予以朱雲折薛宣事答之吳爲一笑

京兆尹可稱者實少張公璋爲少京兆適值荒疫並行蝗旱交作而公設法賑濟不遺餘力悉心實政感動路人予以勳贊其事每至公署相對則蕭然四壁蔬食布衣蓋有貧士所不能堪者嘗有一士夫評論南中仕宦多所褒

譏至張公則曰此爲今之聖人

南京吏部司屬最閑無事閩中文翔鳳以文章名山東王象春以氣節名在逆璫時稱爲門戶渠率號二王一指御史述文一指季木也後此有徐公石麒侯公峒曾皆清真絕俗之標乙亥徐爲考功主察最有聲

戶部司屬南中最羶之任位不營產者卽爲高品司官一權差官回卽營園置弟而以墨敗下獄者亦相踵大半皆任子也主爵者必寘若輩於此曹殊不可解有甲科爲郎者襄陽潘龍鱗私宿舊院夏邑王承曾明厲河房非狎妓女卽比頑童官箴埽地矣後潘守西安以不簡致糾王守襄陽以破城被逮要之其自取也

禮部司屬竟陵鍾惺以詩稱西安方應祥以文名方長者最好士士爭歸之鍾詩奔走一時後此吳江沈正宗有氣力能明職掌參處宗室秀才之強橫者卽僧道妓女懍然畏法而以貪橫著者莫如虞大復虞曾奪監生之戲子

挾騙諸娼以氣節稱者無如周鏞周以齎捧抗疏劾內監至於削奪虞周皆金壇人何公楷以言事左遷至禮部閉戶著書居然以千秋自命

兵部職方司南京最緊要之職也先後居此任者於南中積習矯革誠難且近來多事得終其任卽大幸矣庚辛疫死萬軍若懸役不補使以雙糧補精兵五千則南中可轉弱爲強無有計及此者

王允成字述文山西人以前爲御史有直聲爲應天屯臺觀風十四府諸生錄其試卷而贈金甚厚此亦從來僅見者辛酉有內擋挾妓及勦戚怙勢者其提問不稍貸趙儕鶴改之北臺遂爲邪黨所攻削奪幾陷大禍以其爲門戶渠魁也

陳必謙字益吾常熟人清肅人不敢犯爲上巡江有司畏之甚於按院崇禎己巳南察陳掌河南道驅除逆黨殆盡時鄭公三俊署冢宰陳中湛爲總憲錢允鯨署吏科先是錢與陳相左得諸子調之故陳卒得行其志相傳數十

年南察此爲僅見

成勇字寶慈山東人最有清名崇禎戊寅改南道初論德清蔡奕琛蔡爲烏程之傳燈也時黃道周論武陵相楊嗣昌奪情以廷辯得罪而成疏救之忤旨逮治方就逮時南中士民數萬皆持瓣香送之江干而成就逮時僅襍被一具耳其清苦非人所堪見者多爲涕下

世傳南科北道以南中科臣少而尤爲諸人所敬憚然自予目中所見以風節著者何寥寥也近有荆可棟以貪穢被劾至於受刑西市荆之貪實聞見所少也戊寅張公元芳以劾史堃被降天下壯之蓋史爲逆黨漏網極爲貪橫在朝有五鬼之目未幾身死事敗至首輔薛國觀亦被逮賜自盡人以爲有天意

南禮部尙書最號清閒卽有賢者亦無由表見廣東李宗伯好古董皆爲賈人所給葉宗伯好書南京舊籍多歸之朱繼祚爲尙書士論甚憤蓋朱曾修



要典爲逆案漏網也後卒以彈去繼之者爲孟津王公鐸至山東爲土賊所得見其體肥也欲殺而食之哀求以家人代王遂以是怖病不起

南少宗伯三十年之內繇之大拜者指不勝屈如閩之李葉史三公浙之烏程嘉善吾南之華亭建德皆是也人以其衙門最利今已裁革

吏部尙書周公嘉模先爲北大宰有聲光席賓天時松棚侃侃責鄭養性得寢后封天下稱之後遭削奪崇禎三年復起爲南冢卿士大夫皆爭識其手采未幾卒於官

戶部尙書鄭公三俊爲南戶部者六年吏部者三年其爲戶部也清執爲司農僅有六年中未受司差一文亦無敢有營一差者先是南庾且不及夕公在事足備數年之儲自公去而後爲武進之錢又爲河南之常山東之仇政以賄成而南計如洗矣鄭公署中清儉如寒素嘗欲買一書以不能備三金而罷

南禮部侍郎自李九我葉臺山以來大拜者常接踵癸酉嘉善錢乙亥建德孔皆由此入閣錢居南時最爲正人君子歸心眞溫然長者也後在閣中溫烏程以鄭鄮事傾文長洲而錢之心迹頗爲諸公所短望亦以減於南云

兵部尙書黃克纘有振刷聲黃蓋邪人之尤者也後居是任者皆平平甲戌洛陽呂公維祺由總督升是職意在展布未幾罷歸尋爲吳橋范公景文公寬然有長者度然簡練營伍鑄炮造船多有功於人不知之地范罷而李公邦華繼之李負天下望亦實心任事或以爲執持勝范或以爲布置不及范要之皆賢者也李未久憂去畱金數千兩以備荒范以救成勇救黃道周罷天下稱之

呂豫石司馬爲戶部侍郎時與鄭司農似有微嫌以豫石行路必欲先尙書也二公實一時賢者先是南糧率多改折侵欠公署總督宿弊一清又奏爲南糧舉劾之法呂公繼之愈益整飭故飛輓不絕京庾可支數年繼呂者爲

程公國祥吳公光義程夙有清望後拜相功名損於南部吳公爲總督有聲此後繼之者而皆政以賄成故南庾無一日之積

呂公爲司馬時嘗下交予先施折簡招飲予以丁憂辭呂貽簡云以老親有疾兄權換一吉巾何如予卒不從公稱之不愧古人呂好名喜事客有勸之作國朝史者欣然欲約予遂爲之予語之曰高文二祖本紀當請老先生自爲矣呂大笑事遂止

鄭元岳先生自司農爲太宰兩主南察天下稱之論者以乙亥尙不及巳巳蓋已巳爲逆案未定正元黃相戰之時北太宰爲王永光意在庇護邪黨鄭公在南則驅除務盡故北察大不及南時科道糾拾未上公先疏論劾多人詞嚴義正讀之覺風霜之氣襲人

畢公懋良夙號正人在南中有聲總督時以耄廢爲兩廠論罷論者謂大損國體可爲大臣不知止之戒司農仇亦嘗爲廠臣所論刺未幾復以兵部任

然賄賂不絕

應天府學掌教多甲科爲之癸酉任者爲楊君以任楊極清苦素以名節自厲至官盡卻贊儀不受而薦達諸生不遺餘力四方問字之屢不絕楊日接賓朋夜校文菽至嘔血不止厨無瓶粟而見義必爲若不如是卽如重病在身未幾分考闈闈歸以疾死斂具皆當事所助旋祀名宦論者以自有教職以來唯楊維節一人而已

### 寺觀

天界寺毘廬閣及大佛頂廊可忘其爲暑也西菴之邃宵南菴之幽靜入其中如在萬山深處而小萬松菴後園可以坐嘯大萬松門額三字爲王仲山題者傑筆也竹居菴爲王百谷八分書亦佳大小半峯菴則有古定密觀音高三尺者真奇物也寺僧索價三千金今不知屬之何處又庭前玉蘭二株大合抱花時甚盛僧亦苦貴官游賞遂伐之失此二物竟舉寺寂寥矣此中

名菴三十餘處今半圯廢竹園僧舍多爲外人賃典也

碧峯寺右竹園有石頭菴僧人韞璞舊居也板橋曲闌可以想見其風致又寺中有沈香羅漢像甚奇古相傳是鄭和從西番來者與今梵宮所塑不同報恩寺浮圖甲於天下登三級而覽盡城中矣至頂而蒼茫窅冥如與雲氣相接寺中僧舍惟南廊頗盛比屋接檐高其墻宇亦如人居排牌貿易而清脩遠寄之意都盡

服色

萬厯末南京伎女服灑線民間無服之者戊午則伎女服大紅縐紗夾衣未踰年而民間皆灑線皆大紅矣男人則見有豪華公子衣紅者其後雖販夫傭婦下至人奴門役亦內衣紅襖而城中南方一帶爲甚然前輩大老亦有服者不可解

相傳北京婦女衣錦戴珠無問良賤南京亦染此風中人之家娶婦嫁女皆

衣織金通袖甚有輿夫之婦負販之妻遇有喜宴乞官家袍帶嗚呼異哉  
初南京士夫皆峨冠大袖也忽一變爲小袖短衣長不及膝而袖則寬不踰  
尺且鞋頭深五寸而窄襪至不能穿足舉止輕佻殊失雅觀或曰此大似兵  
卒打扮未幾北人被難者紛紛來南而快鞋箭服盈滿街巷則前服其先兆  
矣

時事

客座贅語謂南京先時屋制古樸近則雖細民單戶廳事皆采畫而門檻皆  
朱丹至廣堂大廈又不必言矣或曰南中止求美觀不求堅固雖親如父子  
亦皆相哄問其故則言父以敗材朽木造屋梁棟皆紙褶彩漆不一傳而圯  
矣此父哄子也死者率用大棺外貼杉皮內實松質而制度壯觀方其出殯  
亦豈不美哉槨乎乃未入土而蟻穴纍然矣此子哄父也可發一笑

京師爲五方所聚要皆貿易遷徙之民及在監游學之士而已而移家者固

未數數也自遼東破而北人始來自奢酋難作而滇黔之宦於南方者始不反此天啟元年後事崇禎庚午以來而南直有民變于是宜興溧陽通州三處之薦紳有奔徙者甲戌桐城民變乙亥流寇猖獗江以北之巨富十來其九而山東河南湖廣之人幾於望衡對宇矣于是南中風氣爲之一變

北直范質公司馬自解任後而吳橋適爲□躡遂不能歸借居同鄉劉京兆之第賓客不絕于門公亦時以聲樂娛客又性博愛士樂趨之故不須書翟公之門亦無可見任公之厚也人或以不能別擇爲言然亦有惡客數人其語言舉止欲令坐客捧腹噴飯而范公待之自若于此深服其度

通州范異羽尙寶以民變居南好客不倦而工書善詩談吐有蘊藉所謂風流儒雅亦吾師也南中清客貧士嘗傍以資給又嘗作高會召致賓客凡號爲書畫之士皆在偶聞予至卽自駕迎之欲分題賦詩予笑曰此先生作養濟功德而欲某廁名其間乎公爲大笑未幾病歸故鄉人咸爲嘆息

桐城自甲戌乙亥後巨室盡家于南何相國以元老客居而門庭安靜都人咸誦之其餘方仁植中丞坦菴太史孫魯山給諫皆爲時名人而悉家於此又數姓之兄弟子姪文采風流熠燿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方孩未侍御在熹廟時可稱碩果不食者矣其居南也下士好客後進之士率往歸之或有規其不能高自標榜者然九死餘生而求善全末世是或一道也廬州吳行可少司馬吳榔梅給諫金天樞侍御皆質厚長者司馬爲南總督有聲給諫溫克而所劾溫體仁疏人以爲楊沈之論分宜不過如是而得罪有輕重亦有幸有不幸耳金廷對幾獲大罪而有風雷之異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湖廣在江北者時復居南不能久處于此賊信稍寬卽圖歸計謂其婦女重遷也然光黃之間蓋有求遷不得者矣光山蔡宗伯家流離轉徙之餘而後僅得至南商城受屠縉紳無一免者惟周方伯先居南中得子然獨存耳



周居南親串未死者時相依而有張御史夫人乞丐來歸謂陷賊中曾挑水一月云

黔中自安酋之亂士大夫居南者最多而最知名者楊龍友楊自辛酉來居喜交游工書畫故詩人酒客無不往依教諭華亭時客猶不衰然家以是稍落後爲令浙東人咸思之馬中丞蔡憲副皆能人也馬亦工繪事高自持許蔡曾以千金買曲中王姬姬色爲一時豔稱

天啟元年御史何某以事管諸生實坐不知有何先顯者作祭文倡諸生大哭於聖廟群譟之入署捶其皂隸御史室家踰垣而逃或匿於溷中又執各御史徧詈之御史至謝罪不遑後御史削歸何亦遣戍何竟以是得名干涉他事始猶仗公繼多行私又繼以惡子於是鄉黨皆以何爲諱云

崇禎戊寅六月忽有自江北來者言人身中有羊毛疹不針挑出則立死人就挑果有毛自肉出者於是羣相煽惑街巷之間競以戲文祈禳南中梨園

盡日演劇遂高價至六七金一部者優人日得千錢猶爲快快此當事所慮宜禁止者也後因訛言日甚巡城御史杖死倡說者事遂已民亦卒無他慮

丙子正月流賊破和州江浦被圍于是南中防禦尙書皆住門城守居民皆執竿上城各站一垛每夜燈燭之費至數百萬千夫賊必不能卽渡江萬一窺渡宜守北而不守南當防江而不防城也城中官示以安靜無事乃未見一賊而先張皇自斂若果強敵壓境將如之何可爲發嘆

丙子七月傳北警甚劇南中出兵勤王時有言皇上先以兵三千送儲君來南也又言福藩亦起兵自衛矣已而絕無影響相傳皆逆案中人求翻案不遂故幸國有大難遂先造訛言冀以搖動人心可畏哉

乙亥正月十五夜兵部職方錢郎中以微服行燈市中錢翩然年少也有惡生姚某等以其美少年接之至市樓狎褻無所不至後得數弁識其爲官也得脫去錢遂上疏爲禡處數生總之尊其瞻視居官之常體也而以輕脫見

悔由其自取也不可不戒又數月部郎某短衣刺船夜泊河房之下窺人婦女爲著糞澆不敢一問

乙亥清明忽傳兵部尙書呂公豫石謀爲不軌通京騷動而勛臣內廠至勒兵部署後知此語起于主事俞彥俞以老甲科放肆爲呂公裁抑故造是語以傾之耳呂公亦自是不安其位未幾罷歸蓋國家之法雖爲大司馬竟無一兵得自用者況南京乎在呂公亦幾陷不測人言之傾側可畏如此

癸酉五月沐府出殯所製方相最大俗號爲顯駮子半月前閔動通京至期婦人女子皆往南門觀之又有借此觀婦女者于是人益衆至于車騎不通同伴相失而婦女皆爲輕薄少年褻侮至遺簪墮履者不可勝計蓋丈夫不能禁制婦女貽羞忍辱若此一時滿街編爲謠詞聽之令人欲嘔

甲戌年間賣糖金道人之女與僧有姦其夫執而送之御史張壽祺張以杵槌播僧頭至于破腦流血而拘審其婦雖淫褻之詞必探得之通京傳笑遂

有張風子之號

乙亥王承曾爲戶部主事寵一門子美少年也每日雇一代爲梳掠者值工銀三分望之卽如妓裝也一日隨至大衙門人見其內服皆紅紫而梳飾特異忽傳衙門有婦人于是堂官駭異索之則王之門子也堂官深惡之

江南蝗災甚少萬厯丁巳曾見之時府尹徐公救捕之未幾輒盡至崇禎戊寅以後則徧江南諸郡無不有蝗凡蝗所至之處有同一禾苗而田畝相連有食有不食者不可解也

國朝以來南京米貴僅嘉靖萬厯時一再見而貴至二兩是年有三倍之熟萬厯戊子至一兩六錢不過一兩月耳崇禎庚辰辛巳壬午至三兩六錢且有加不已然各郡縣尤甚三百年未有之災荒也南京二十餘年居民往時不知蕎麥大麥爲何物至是亦五千一石較之山東河南斗粟十千者此猶樂國然都會之地若此嗷嗷之狀實不堪一見也

先大父畱都見聞錄一書排目凡十有三亂後殘簡僅山川園亭科舉三  
事先君子既嘗聚之隨事點筆觸目起義所見在此所感在彼蓋卽一禱  
可想其全鼎也今年春富事慮書獄滋蔓密令體勘而聞風心慄者取其  
家有之書稍涉疑似無論兎園冊子悉舉而畀之爨燼卽族祖古牛先生  
所箸種種亦不免簿錄入官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不能得之後世之揚子  
雲而一旦與腐草同盡予適自郡歸夜就其家檢理所贖零殘破帙見有  
蛛絲縈裊細字塵漏朽楮一小冊書名撰人及標目處皆缺空其行移燈  
揩眼再四諦視則畱都見聞錄前半卽已棄三事也爲之驚喜嘆息得未  
曾有亟合前刻手錄成帙而填原目于空處別爲下卷其書雖終非全文  
而亦可藉是無憾夫先公纂箬亾帙者多矣自予所知東林記事本末歸  
之陽羨陳氏交友鑑歸之梁溪顧氏旣已久不可問三大征本末刻于麻  
城梅氏嚮從秀水故家得見其本恨舟迫不及借鈔然藏書家猶有存者

若國璋一書前代典章文獻所係片楮亦不可復睹而此稿雖復舊京扈  
言碎事猶得于梗標灰劫海飛石爛之餘攫諸蟲鼠之吻而出之則亦豈  
非有鬼物呵護于其間哉而又慟乎先君子之不及見也輟筆感慨而瑣  
綴其語于此雍正庚戌六月既望弟五孫銘道謹書

刊

行

貴池吳次尾先生生平著述大抵見于此編前後諸序跋今所存者除同治間當塗夏氏所刊兩朝剝復錄樓山堂集等書之外世間未必更有流傳此編上下兩卷向所未聞雖爲抄本而有當塗夏燮兩跋知從夏氏刊本錄出外間當不乏印本庚子夏五月豐順丁君叔雅得于金陵書肆回滬見示展玩至再不第用筆淵雅可愛其序述九事確有根據一則可以增人見聞一則可補正史及明季諸稗編之缺惟官政內述孟津王鐸爲南禮部尙書至山東爲土賊所得見其體肥欲殺而食之哀求以家人代王遂以是怖病不起云云考王鐸以崇禎十七年三月補南京禮部尙書未赴任而李自成陷都城後來福王卽位于江寧鐸至補爲次輔乙酉五月大兵克揚州豫王將至江寧福王走蕪湖留鐸守南京鐸乃同禮部尙書錢謙益等上表迎降豫王尋至北京歷任禮部尙書管宏文院學士加太子太保晉少保至順治九年奉旨祭告西嶽及江濱事竣乞假歸里卒于家先生以乙酉秋起兵應金



文殿公聲于績溪黃山之間旋卽兵敗與金公先後殉節蓋王鐸由北京至江寧道出山東遇土賊及怖病之事容或有之先生此記蓋在甲申乙酉之間據彼時之傳聞如是至鐸到南京當在甲申之冬福王補爲次輔及乙酉夏迎降豫王以後之事先先生均不及知之也先生所編必傳于後世閱者或有不知王鐸後半生之事特補誌所編之末以明之光緒二十六年夏五月桐城蕭穆書于春申江上

跋

余昔讀范當世秋浦雙忠錄叙知夏曦父曾刊吳先生次尾東林本末留都見聞錄二種倉卒求之未得丙午秋豐順丁君叔雅過滬造余余久聞丁氏家藏孤本頗夥時叔雅將南歸余請其蒐擇家藏珍本數種假余刊行是年冬叔雅還京師道出滬上果携數帙遺余視之內一帙爲留都見聞錄鈔本得之大喜末附桐城蕭敬甫手跋一帙敬甫老輩精鑒別前寓上海製造局時余居製造局南之高昌鄉嘗挹其丰采今得收拾其遺翰致可感也原跋爲附刊錄後次尾先生生平著述皆有關國是不下十數種殉國後遺書散帙卽此留都見聞錄一種亦其五世孫銘道得之于海枯石爛之餘搜諸蟲鼠之吻于此以見當鼎革之交兵火羹沸而殘

編斷簡之保存爲不易矣及天下一定而書獄又起凡一代之興必舉勝國之典章紀載悉弃之一燼而後快而其所更代者出于他族尤甚讀此錄銘道跋苟非于其書名撰人及標目處皆缺空其行則是錄之銷滅于煙煤烈燄中已久矣然則是帙雖殘缺其得幸存于今日豈偶然哉丁未十月順德後學鄧 實謹識

光緒丁未十月十日初版

國粹叢書第三集  
留都見聞錄

定價洋貳角

原著者

貴池吳應箕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  
國粹學報館

